

捷克「民主化」的波瀾

尹慶耀

一 從二千言「宣言」說起

六月二十七日，正當華沙公約聯軍在捷克演習時，捷克的大學教授、科學家、文學家、畫家、作曲家乃至影劇界、體育界的七十位知名之士，聯名發表了二千言的「宣言」，同時在捷克的四大報紙揭載。這個「宣言」的大意如左：

「「解放」後，我國（捷克）半數以上的國民，滿懷希望地接受了社會主義的綱領。然而，執行這個綱領的人們，不僅缺少能力和專門知識，更缺少聽取他人的意見、和把自己的地位讓給有能力的人的雅量。最初，共產黨獲得人民的極大信賴，可是它逐漸官僚化，從人民羣衆中遊離。不僅一般人民，甚至很多共產黨員也感覺到幻滅的悲哀！由於方針錯誤，黨轉變成權力機關，成爲野心家、發跡主義者和過去歷史頗不光彩的人們的聚集所。很多通情達理的黨員，曾在黨內從事鬥爭，但却無力挽回這腐敗的趨勢。

「國會忘却了審議，政府忘却了政治，選舉變得毫無意義，法律也失却了效力。我們不再相信我們選出的代表。更糟的是，我們彼此之間也失去了互信。正直再也行不通了。大多數的人們，對社會不再關心，只把頭腦用在自己本身和金錢方面。可是今天，連這金錢也沒有了信用。人和人的關係受到損害，工作的樂趣完全消失。

「對於這種情狀的形成，我們大家都有責任，共產黨員的責任，當然更要大些。然而，最主要的責任，應該歸諸那些毫無管束的權力機關之一部及其下屬來承擔。那些共黨官僚們，是假勞動者之名，取代資本家把自己變成國家新的主宰。

「從今年初以來，我們爲了尋求新生而實行「民主化」。這一「民主化」運動是由共黨開始的。然而，二十年來非黨員一直被摒於政治之外，那麼由黨內反對派來點燃火線乃理所當然。因此我們也沒有感謝共產黨的必要。

「民主化開始以來，業已數月。在我們當中，很多人才剛剛開始發言；爲了害怕逆流侵襲而迄今保持緘默者，仍大有人在。可是，我們除了完成制度民主化運動之外，別無他途可循。否則，舊勢力即將復活而實行無情的報復。我們是不能失敗的。

「我們反對把共產黨除外而實行民主化的意見，那樣不公平也不合理。共產黨擁有組織和活動家，它只需要進步勢力來支持。爲了對當前的情況加以處理，它首先發表了具體的「行動綱領」。它正積極準備召開代表大會。我們要求在這次大會中，選出新的比以往都好的中央委員會。

「最近，民主化在停滯中，使人們感覺不安。我們不能對現今多數的中央政治機關寄予期待，因此應使各地區及地方自治體迅速民主化。濫用權力、損害公共財產、違法犯紀和行爲殘酷的人應離開公職。已經御用新聞化的地方報紙，應實行民主化或另刊其他報紙。並成立保障言論自由的委員會。

「外國勢力不是正對我們實行內政干涉嗎？最近已引起極大的不安。只要政府不背棄國民的信賴，我們保證會拿起武器擁護我們的政府。同時，我們對於各個友邦，也可以肯定地相信，它們會遵守友好條約」。

（以上係就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二日「每日新聞」晚刊摘要文，再加摘譯）。

據傳這個「宣言」出於前曾一度被諾沃特尼開除黨籍的作家瓦楚立克（Ludvík Vaculík）之手，內容激烈甚至帶有火藥氣味。捷共及政府對於此項「宣言」曾聲明反對，但不會對那些發表「宣言」的加以制裁。這不僅是爲了「民主化」的姿態，也出於杜布契克政權穩固其本身地位的要求。

杜布契克政權已獲得其大多數人民尤其是知識階層的擁護，然而在國內，還有諾沃特尼派的殘餘勢力存在；在國外，以蘇俄爲首的外來壓力越來越沉重，杜布契克不可能自己先行挖壞自己的牆腳。換句話說，蘇俄的作法正在逼使杜布契克和那些進步份子靠攏。

二 杜布契克其人其事

杜布契克 (Alexander Dubček) 於一九二一年生於斯洛伐克，父親是一個貧窮的木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他的父親曾赴美謀生，戰後返國，不久就加入共產黨。一九二五年全家移居蘇俄。杜布契克在吉爾吉斯中學卒業，曾在汽車工廠做工。一九三八年返回捷克，一九三九年加入當時尚在地下的共產黨。他一面在汽車工廠做機械工人，一面做反抗佔領斯洛伐克的德軍的活動，並曾多次負傷。

一九四九年杜布契克任特陵欽 (Trenčín) 地方黨部的第一書記。一九五一年出任斯洛伐克共產黨的中央委員。一九五五年起，杜布契克赴莫斯科在俄共中央附屬高級黨校學習三年。一九二六年他當選捷共中委，並以斯洛伐克共黨主席團委員就任第一書記。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諾沃特尼被迫辭去捷克斯洛伐克共黨第一書記，由杜布契克繼任。

所謂「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是由工業地區的捷克和農業地區的斯洛伐克組成，以人口言，二者為四與一之比。在歷史上，中央的政治權力向在捷克人之手，而年僅四十六歲、出身斯洛伐克的杜布契克，取代諾沃特尼且深獲一般人民擁戴，和他是俄共高級黨校出身而不獲蘇俄信任，同樣有點兒不可思議。

杜布契克作了捷共革新派的領導人，以「經濟改革」及「民主化」為號召，但這些都不自杜布契克始。

所謂「經濟改革」，已是蘇俄及東歐各國的共同趨向，但在捷克這樣一個高度工業化的國家中，蘇俄式極端中央集權計劃管理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其為害之深，更甚於它在工業落後的國家中。

今年五月六日，捷共中央書記柴沙什在馬克思誕生一五〇週年紀念大會上演說稱：「列寧曾使馬克思主義，適用於當時的俄羅斯。但先進的歐洲情勢與落後的俄國不同，各國共黨要各自探尋其方向，……在史達林時代，列寧主義被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唯一解釋。但由於人民的勇氣，摧毀了史達林的個人崇拜，開創了馬克思主義的復活之路。」

柴沙什的這段話正確地描繪出杜布契克政權的性格，它仍然信仰馬克思主義，但不一定要走蘇俄所走的同一道路。它決心貫徹「經濟改革」，為此

捷克「民主化」的波瀾

而對外「自主化」，對內「民主化」。

六月十四日，蘇俄「真理報」發表康士坦丁諾夫的文章，指柴沙什為修正主義者，這表示蘇俄不同意捷共新政權的路線，它害怕捷克的「自主化」會破壞「經互會」及華沙公約組織，削弱它對東歐國家的控制；它擔心捷克的「民主化」會使反社會主義勢力抬頭，動搖到共黨統治的根本。當然，它更憂慮捷克的「民主」浪潮，會波及東歐全境，甚至連蘇俄本身，也會被捲入漩渦。

五月十九日，正當蘇俄總理柯西金在捷時，「真理報」警告說：「社會主義經驗不足的國家，對其創造的可能性尚未充分認清，遽爾將理想與現實混為一談，對鞏固社會主義國家的必要性加以反對，事實上是在解除社會主義的武裝」。這說明蘇俄對杜布契克的經驗表示懷疑，深恐他對未來的局勢無法控制。

杜布契克是否經驗不足，是否能控制未來局勢的發展，現在還言之過早。但截至現在，他雖然身受着內外的夾擊，却並未在鬥爭中輸給有十五年統治經驗的諾沃特尼，且使得蘇俄也窮於應付。

三 擁有存款的「窮人」——捷克

捷克工業發達而本身缺少原料、燃料，它對於貿易依存率自然是很高的。

表一 蘇俄對東歐各國貿易額 (單位：百萬盧布)

	1966年	1967年
總額	8,604.7	9,578.6
南斯拉夫	366.0	461.6
羅馬尼亞	712.6	737.0
匈牙利	914.8	1,064.4
保加利亞	1,216.1	1,382.1
波蘭	1,382.8	1,633.1
捷克	1,632.1	1,754.7
東德	2,380.3	2,545.7

捷克所需的工業原料，七〇%依靠由蘇俄輸入，其價格本來就高於國際市場。從一九六六年起，蘇俄因為試行經濟改革，改訂批發價格，就以該等原料係在烏拉爾區及蘇俄的遠東地區開採，成本及運費高昂為由，對捷輸出時要求漲價，或由捷克提供一部分投資。果如此，當然會影響到捷克工

業品的生產成本，妨害它的經濟改革。另一方面，捷克工業產品的四分之三，所製機械的九〇%以上售給蘇俄及「經互會」其他會員國。而售貨所得並非自由世界通行的國際貨幣，出超盈餘僅能存在「經互會」的「國際銀行」。儘管國內經濟極端困難，但它只能捧着金飯碗討飯。此外，捷克是「經互會」中的先進國，而那個赤色共同市場在所謂國際分工專業化的統一規劃下，各國產品不需要彼此競爭，因此，捷克的紡織工業等等，仍在使用着

品類	%
石油	96.8
石礦	80.0
機械	16.7
收割機	100.0
聯合收割機	22.7
汽車	71.5
織物	
棉織	
乘用車	
棉織	
乘用車	
棉織	
乘用車	

(1967年第5號蘇俄「經濟問題」雜誌)

戰前的機械設備，迄今它還在為東歐的落後國家製造電車。這使得捷克的工業技術，已遠遠落在西方之後。

由上述情形及附表看來，蘇俄及「經互會」的貿易合作，不能解決捷克的經濟困難，但假如捷克脫離東歐集團，必將給予蘇俄及「經互會」以重大打擊。

捷克要求經濟改革實際有效，就必須引進西方的資金與技術，加強對西方的經濟聯繫。就目前情況言，捷克和羅馬尼亞一樣，對西方貿易總額之中，有七〇%左右是對西德貿易。如果要「加強」，自然會以西德為目標，這樣會使得捷、波、東德的「鐵三角」崩潰，使得整個華沙公約組織大為削弱，因此蘇俄、東德和波蘭，就表現得最為焦灼。

四月十一日捷共發表的「行動綱領」中，明白表示要重行檢討對西德的政策。同月二十四日，捷總理切爾尼克在國會中聲稱，捷準備向西方借款，且透露今後五年至七年內，將恢復捷幣克朗為自由兌換的貨幣。這些迫使蘇俄更加緊它對捷克的壓力。

五月四日杜布契克率高級代表團訪俄，他要求蘇俄貸予五億美元，以黃金、美元、英鎊支付，而捷克則將用之來購買它急需的西方的機器設備。對此一要求，想來蘇俄不願輕易答應，因為一般人推測，蘇俄現有的外幣儲存量，最高不過二十億美元。杜布契克歸國後，於七日接見記者，透露其與蘇

俄會談的要點為：(一)關於經濟合作，捷要求蘇俄檢討捷克的提議；(二)蘇俄對捷克的「民主化」表示懸念；(三)關於華沙條約範圍內的軍事合作，提出了檢討。

五月十七日柯西金和蘇俄國防部長格列奇科抵捷，似係繼續右述的會談。華沙公約聯軍在捷境演習，也似乎是在此時決定。柯錫金此行雖以休養求醫為名，實際當與經濟問題有關。他較預定日期提前於五月廿五日返俄。據西德消息，在五月底捷共中央全會開幕前，蘇俄曾通告捷克予以五億美元貸款，並提供若干物資。

六月初旬，捷副總理史特洛烏加(Lubumil Strougal)訪俄，與蘇俄副總理巴依巴科夫(N. K. Baibakov)商談，傳蘇俄允予捷克貸款(至少一億美元為黃金、硬貨)，並較前提供更多鐵礦石、天然氣等等。這是否即為上述之五億美元貸款，及雙方會談結果如何，均尚未有官方資料證實。但當史特洛烏加尚在莫斯科時，蘇俄外交部曾於六月十一日正式向捷克提出嚴重抗議，抗議的原因是一件芝麻大的小事。因為捷克的「人民民主報」，曾經引用「紐約時報」布拉格特派員一則臆測性的報導說，二月間楊·塞納少將逃美時，蘇俄的一位將官或曾暗示予以外交護照。按四月二十八日時，捷克通信社即曾報導前捷克國家治安部長稱，一九五一年整肅史蘭斯基事件，是米高揚駐布拉格主持其事。當時蘇俄未曾理會，現今為了「某一將官」而嚴重抗議，未免小題大做。事實上是蘇俄乘史特洛烏加在俄談判貸款的機會，以外交抗議減緩其「自主化」與「民主化」的步調。威迫利誘同時兼施，是蘇俄對付捷克的一貫手段。問題在如果這「利」不足以解決捷克的經濟困難，則其「威」也就不足以阻止捷克的改革。

四 布里茲涅夫的鱷魚淚

六月四日起，捷新任國民議會議長斯穆爾可夫斯基(Josef Smrkovsky)率團訪俄。十七日，「人民民主報」報導，據當時同行的捷克國會副議長透露，俄共總書記布裡茲涅夫曾含淚告訴訪俄的捷克國會議員說：「蘇俄的對捷關係，如被責為內政干涉，情願提出國際法庭」。那位副議長當時深為感動，確信蘇俄沒有干涉內政之意。可是，那樣的事會有人相信嗎？

三月以來，自布里茲涅夫以下俄僑們的講話，乃至蘇俄報紙廣播，即不

斷對捷克發出間接性的警告。四月十一日捷共發表「行動綱領」，十二日俄共「真理報」竟指捷共中全會中，有「反社會主義份子」在演說。五月十日「消息報」稱，所謂「自由化與民主化」，就意味着走向「反共」之途。這些，實際都構成「干涉」，都值得嚴重抗議。當然，捷克的報紙廣播，也不會保持緘默。在雙方互相攻訐中，蘇俄顯然是處在下風。因為第一，沒有人會相信捷克的言論界有干涉蘇俄內政的意圖，對於蘇俄則相反；第二，捷克已廢止新聞檢查，而且「人民民主報」是「人民黨」機關報，「自由言論報」是「社會黨」機關報，捷共當局可以不負責。蘇俄並未放棄新聞檢查，它的報紙都是黨報或政府報等官方報紙，任何言論俄共都不能推卸責任；第三，在捷克報紙中所揭發出來的過去捷共的暴行，都與蘇俄有關，蘇俄反擊就必須造謠，但那更將引起捷人的公憤。因為捷報指出當年捷共的血腥整肅，蘇俄的祕密警察負有責任，於是蘇俄的「蘇維埃俄羅斯報」及「塔斯社」，於五月十五日誣指捷克國父馬薩里克博士，曾以二十萬盧布交與莎賓可夫，要他去暗殺列寧。這項造謠立即引起捷克人的激怒，翌日捷克現任總統史沃波達就親往馬薩里克墓前去獻國旗和鮮花。

最明顯的干涉莫過於以俄軍為首的華沙公約的聯軍，進入捷境演習。捷克是華約成員國，且不願在東歐過於孤立，因而准許此項演習在捷舉行。自五月三十日起，演習的先遣部隊即已進入捷克。演習從六月二十日開始，至三十日結束，但是那些演習的軍隊却久留捷克不去。目的就在對捷克的內部事務加以干涉。

諾沃特尼本人雖已被開除黨籍，但中委一一〇人中，還有四十人左右屬於諾沃特尼派。因此捷共新領導決定於九月九日召開臨時代表大會，改選中委委員，徹底排除諾沃特尼的保守勢力。蘇俄迄今仍與諾沃特尼有勾結，在華約軍演習期間，傳說一位蘇俄將軍聲言如果受到邀請，俄軍將留在捷克，支持「良好的捷共黨員」。因此，「二千言宣言」中聲稱將拿起武器，並非無的放矢。

六月十日以前，捷共地區、市、鎮、村級黨部，正召開黨員大會，選舉出席九月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俄軍滯留捷克，目的就在給保守勢力打氣，影響捷共黨內的選舉。六月四日發自布拉格的法新社電稱，最近有不明國籍的小型飛機，在捷散發傳單攻擊革新派領袖，一份捷克晚報，也稱布拉

格附近發現若干傳單。但俄軍的此項壓力，效果適得其反，在捷共各級黨部選舉代表時，杜布契克的革新派，佔有壓倒性的多數。對於那個「宣言」，儘管黨中央和政府聲明反對，但支持該「宣言」的投書，在七月上旬已逾七萬通。某中央委員在中委會中批評該「宣言」為「反革命」，他在地方黨部選舉代表時就落了選。

據傳華約聯軍總司令雅庫波夫斯基，曾向捷要求允許俄軍留駐到九月，其目的自然是在捷共大會時，為諾沃特尼份子護航。但因捷克報紙不斷攻擊，只好於七月十日宣稱自十三日起開始撤退，但又故意藉詞拖延，遲遲其行。

蘇俄對於捷克的干涉，不僅獨行其是，並擬邀約若干東歐國家共同制裁。關於三月間的德勒斯登六國首腦會議和五月間的莫斯科五國首腦會議，在六月號的本刊中均有提及。最近一次首腦會議是於七月十四、十五日在華沙舉行。那是在捷克知識份子「二千言宣言」發表、及蘇俄宣布撤軍之後。

這個「二千言宣言」，無疑已引起蘇俄和若干東歐國家的極大不滿。七月三日布里茲涅夫在歡迎匈共第一書記卡達爾的集會上演說時，強調共黨領導的重要，並引述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暗中警告捷克。四、五日蘇俄、東德、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函邀捷共於十一日出席在華沙召開的首腦會議。八、九日捷共中央檢討五國來函後，決定不出席會議接受「公審」，並發表聲明稱：「各個共黨共同合作，是條件各異的共產國家獲取較好發展之不可或缺的條件，但關於內政問題，尊重各個國家的獨立和主權，同樣是不可或缺的條件」。

德勒斯登與莫斯科的緊急會議，都僅僅舉行了一天。這次華沙緊急會議舉行了兩天，布里茲涅夫和蘇俄最高蘇維埃主席包戈尼由莫斯科、柯錫金由瑞典起來參加，足見這次會議的重要。十五日發表的會談公報，內容牽涉了很多國際問題，其中有一點說：與會各國領導者，「基於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精神，交換了關於本國情形及捷克事態發展的情報」。並且說會議決定寫信給捷共中央委員會。同一天的蘇俄「真理報」，轉載了十三日東德「新德意志報」和十四日波蘭「人民論壇報」的文章，其內容都是主張對捷制裁的。

可是，就在同一天，捷共中央主管國防和安全保障問題的第八部長普魯布立克接見記者，呼籲修正華沙公約機構。其談話中值得注意的幾點為：（一）修正現有法規，保障各成員國的平等權利，防止內部有侵犯各成員國主

權及違反不干涉內政之基本原則的集團之形成；(二)捷克屢次指出華約機構司令部有改組之必要。現今最高司令部均由蘇俄軍官組成，各成員國僅能派遣代表而無決定權，各國國防部長僅為輔佐性的司令官，僅負有連絡責任；(三)華約機構應有一項條款，規定單方面決定駐軍其他成員國領土上，應予處罰；(四)華沙會議出席者，明知捷共及政府拒絕參加，願意與各成員國個別會談，而依然召開首腦會議，是十分遺憾的。普魯布立克是捷共黨內高級負責人之一，他的談話與一般報紙上的言論，分量上是並不不同的。

據七月十六日西德通信社消息，捷克政府於蘇俄等五國首腦會議後，對俄軍提出即時從捷境撤退的最後要求。而捷克邊境上，則有多數蘇俄戰車隊及火箭砲集結。

截至本文執筆時，蘇俄還只是虛聲恫嚇，建議和捷克首腦舉行雙邊會談。但蘇俄已在捷克設置四座強力發電台，而俄軍並未完全撤離。又十九日蘇俄『真理報』指稱，適合叛徒用以顛覆共黨政權的一批美製武器，在捷克西部發現。該報在社論中警告捷共政權，如果一個中歐共和國的『社會主義體制』遭受威脅，蘇俄準備予以干涉。它說：『捷克共產黨及各階層人民可以安心，蘇俄共產黨、政府及人民，準備給予他們一切必要的協助，保護社會主義的成果』。在共產主義者特有的邏輯下，這些似乎都可為布里茲涅夫的『不干涉內政』作註腳。

五 俄捷關係的緊張

為什麼捷克的『民主化』運動，會引起蘇俄及若干東歐國家的如此憂懼呢？因為捷共的處境與作法，都和其他共黨不同。它不完全是叫口號，而更要求做到制度化。依照斯穆爾可夫斯基的說法，捷克要成為『對西歐工業國家具有發言權的「社會主義的新模範兒」』。他又說：『假如國會對政府全體或個別閣員不滿，就表明對他們不信任，那怎麼能說是壞事？』果如此，則國民議會就將不同於蘇俄的蘇維埃。他如為了防止秘密警察權力的復活，而將警察機構分為國家保安（對敵）及國內治安兩部分；為了提高企業自主權，而由工人、專家、國家代表組成『民主的機關』作為企業的管理機構；為了廢止新聞檢查，而重訂新的新聞法；為了保障人民海外旅行自由，已於七月十日通過新的護照法；為了解決民族問題，而實行聯邦制等等，都屬於制度化的措施。這些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改革，而且捷共一再聲明不許有反對黨存在，不許違反社會主義，但在蘇俄集團看來，就難免會大驚小怪，它們擔心這樣會削弱共黨的領導地位。而捷共避免使共黨直接介入行政機關及各企業，且禁止共黨對人民團體發號施令，只能透過那些團體內部的黨員活動予以影響。捷共中全會也摒棄了神祕色彩，會場週圍不再警戒森嚴，記者、

人民可以來來往往，而會議的決議也常常公開發表。這些，都是蘇俄集團所看不順眼的。

然而，最使得蘇俄等等焦急憂慮的，還是新聞檢查的廢止。報紙、雜誌可以禁止入境，但電視、廣播就不易防範，捷克國內的民主化情況，傳入其他共黨國家，極易觸發當地人民對其本國共黨的不滿，而引起騷動與不安。五月二十八日蘇俄『消息報』在社論中，猜猜然宣佈：『蘇俄的報紙，決不為那些對社會主義事業和社會主義國家利益有害的、抱有邪惡意圖的批判，不負責任的流言、造謠，開放它的版面』。俄共最近不斷強調加強思想教育，甚至發動文藝整風，足見它對於捷克『民主化』潮流的恐懼。

另外兩個恐懼者是東德與波蘭。前述『真理報』轉載的七月十三日東德『新德意志報』編輯部文章說：『蘇俄的實力與政策，過去是捷克自由與獨立之堅固的基礎，現今依然如此。我們基於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的義務，將全力支持捷克的社會主義』。十四日波蘭『人民論壇報』文章說：『在社會主義國家中，有某一個國家的反動勢力威脅着它的社會主義基礎，也就威脅着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利益。對於威脅着捷克社會主義的反動勢力及帝國主義的陰謀，要斷然加以反擊，這是符合全部社會主義國家的利益的』。

匈牙利和保加利亞也擔心捷克民主化步驟過於急激，它們雖不像蘇俄等那樣積極，但都出席了華沙會議，並在致捷共的共同書簡上簽字。

共同書簡對捷克『反革命勢力』的活躍深表憂慮。它指稱：(一)『反社會主義、反動勢力』，在捷克支配着新聞、廣播及電視；(二)在捷克領導者中，也有『反社會主義』勢力的支持者；(三)國際帝國主義與捷克的反革命勢力有關。書簡又指捷克的現有情勢是反革命勢力的擴大，暗中警告捷共不得脫離共產陣營。值得特別指出的是，這封共同書簡是寫給捷共中央委員會的，如前所述，那裏面仍然存在有諾沃特尼派的殘餘勢力。書簡把杜布契克政權拋置一旁，直接呼籲『捷克的「健全勢力」起而行動，為維持並加強社會主義，動員全力從事鬥爭』。這不僅無視了杜布契克政權的存在，簡直是號召反對勢力起而推翻其新領導。七月十七日俄共中央全會，對共同書簡表示支持。十八日捷共中央主席團對共同書簡予以答覆，對捷共現狀被指為『反革命』予以拒絕，表明捷共仍將執行其『行動綱領』及九月間召開代表大會的準備工作，這就是說捷共仍然決心推行其『民主化』。捷共應允與蘇俄舉行雙邊會談，但地點應在捷克，且應俟俄軍全部撤離後舉行。二十一日捷克總統在一次集會中說：『每一個國家都應有權自己選擇其社會主義的道路，蘇俄必須學習尊重這些不同的道路』。

七月十五日正當華沙會議的第二天，羅共『火花報』呼籲其他共黨政權，應尊重每一個國家在不受外界干涉的情況下，執行自己的政策路線時之『不容侵犯的權利』。它駁斥蘇俄及若干東歐國家的一項理論，說任何國家的

共黨統治，都可能受到西方的影響及內部反對勢力的嚴重威脅。同一天，南共『戰鬥報』稱，維護不干預他國內政的原則，是共產國家領導人的首要任務。南國政府『政治報』稱，蘇俄軍隊停留在捷克以及最近華沙會議的舉行，目的就在鼓勵反對捷克。十六日南共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比多羅維奇（Mialko Todorvic）告訴南共中全會說，在捷克的外國干預，亦將傷害南斯拉夫社會主義的發展，並損害世界社會主義的名譽。二十一日羅共『火花報』在標題為『充分信任捷克人民，信任捷克共黨』的報導中說，蘇俄干涉捷克的可能性，在羅馬尼亞越來越引起『嚴重的驚慌』，聲明羅共認為『任何干預、任何干涉、都是不容許的』。同一天南斯拉夫國際政治經濟研究所所長馬蒂斯在『每週新聞信』中說，蘇俄的壓力是『一種對蘇俄深為不利的可悲失策』。

狄托和羅共頭子齊奧塞斯庫，相傳都將訪問捷克，表示他們對捷共的支持。西歐共黨也深恐蘇俄對捷干涉，將發生反效果，對它們自己的處境亦有不影響。義、法共黨都曾表示支持捷克，法共提議召開東歐共黨會議，其總書記羅歇（Waldemar Rochet）且為此訪問莫斯科與布拉格。共匪尚未對捷克問題表示態度，然而它的態度却可能具有相當的影響。

俄捷關係如何發展，現今尚難逆料，但蘇俄對捷克的神經戰，顯然已發生了反作用。捷共廢除新聞檢查，提高輿論威脅，主要目的之一，即在對抗諾沃特尼的保守勢力，蘇俄支持派派勢力，且號召捷共內部『健全勢力』起而推翻杜布契克等的新領導，只有逼使杜等與進步派的知識份子相結合，越發堅定他們實行『民主化』的決心。蘇俄的壓力提高了杜派在國內的聲望，更激起捷克人民強烈的反俄情緒。

捷克現狀與當年的匈牙利事件不同，捷共領導一直強調堅守社會主義原則，留在『經互會』及華約機構內，且不斷強調對蘇俄的友好關係。蘇俄找不到適當的藉口來進行干涉，其目前的作為，顯得猶豫、焦灼、手忙腳亂，却又不斷暴露出自己帝國主義的獠惡面目。在冷戰的第一個場合，蘇俄已輸給那個『社會主義經驗不足』的捷克。

六 結語

當前的捷克問題，遠較一九五六年的波、匈動亂為嚴重。因為後者係受克宮反史的衝擊，帶有偶發的政治性質。今日的捷克問題，導因於經濟困難，是共產主義病症的發作，是共產集團內在矛盾的暴露，即使蘇俄的飛機、坦克，可以推翻杜布契克的政權，但無法解決捷克幾乎也就是東歐共同的本問題。

在東歐，捷克的工業最發達，其經濟危機也最嚴重，它已是捷克共黨政

權的生死存亡問題。新領導以貫徹經濟改革的號召上台，改革的成敗關係到它的政治命運。在這方面，它會遭遇到若干基本的難關：（一）為了經濟改革，需要引進西方的資金與技術，實行『自主』的經濟外交。這使它必然和蘇俄及其若干東歐夥伴發生齟齬；（二）在公有財產制下，經濟事務應該實行中央集權的計劃管理。但要求經改獲得成果，使經濟有效發展，又須提高企業的自主權力。這不僅遭受到國內國外共黨保守派的反對與阻撓，也將遭遇到制度上之難以克服的障礙；（三）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原本就是共黨獨裁，它必須實行思想統制，那也是它實現公有財產制的政治保證。但在經改要求下，必須起用經濟學者、技術專家，提高知識份子的發言權。可是『民主』尺度過於放寬，就要根本動搖共黨的統治地位了。這些都是解不開的死結。

捷共新領導即所謂革新派，原希望在不脫離蘇俄集團的範圍中，實行『自主』外交；在不改變公有財產制的限度下，實行經濟改革；在不動搖共黨統治的尺度內，實行所謂『民主化』。他們的口號是：『不干涉內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民主主義』。這些有限度的『解放』與改革，不會使蘇俄滿意，不會讓人民滿足，也不可能徹底解決其政治、經濟方面原有的矛盾與困難。

目前，捷共新領導已陷入前述第一個死結之中。來自蘇俄的逐漸沉重的壓力，必迫使它在經濟改革及『民主化』方面，尋求國內進步勢力的支持，也就愈益深入第二和第三個死結之中。即使蘇俄能夠迅速放鬆它的壓力，捷共新領導也將無法在後兩個死結中自拔，除非它真的放棄共產主義！

在一九五六年波、匈動亂時，捷克境內平靜無波，其人民也溫馴緘默。今天，一旦啞巴開了口，你會發現很難再制止他們僥舌。

從一九一八年十月馬薩里克博士建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到一九三九年三月希特勒大軍入侵，為時不過二十年，但當時的捷克已有深厚的民主政治根基，且已高度工業化，其工業產品僅次於德國而位居歐洲第二。從一九四八年二月捷共發動政變，到一九六八年三月廿二日諾沃特尼辭總統職，又經歷了二十年的光景。然而捷克已變成赤色附庸，蘇俄式高度中央集權的共黨獨裁制度，扼殺了捷克的民主主義；蘇俄式高度中央集權的經濟制度，扼殺了捷克經濟企業的生機。

正是為此，共黨提出『自主化』、『民主化』口號，在捷克的危險性，就遠超過其他共產國家。因此，蘇俄對杜布契克政權能否控制未來的局面表示擔心，並非沒有理由。但它的插手，只能把事情弄得更加嚴重。

捷克問題將發展到何種地步，其因素極為複雜，其影響極為深遠。就目前而論，它已使得蘇俄與東歐之間、東歐各國相互間、共黨與人民之間，都發生了無法彌補的裂痕。而遭受打擊的，必然是蘇俄、共黨和共產主義。